

# 青春の門

望乡篇



---

## 青春之门

---

(日)五木宽之 著

马力 /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





青春の門

---

青春之門

---

(日)五木宽之 著

马 力 / 译 李 豹 / 译审  
时代文艺出版社

---

中国（大陆地区）版权所有©—1996.

时代文艺出版社

本书版权由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全权授予。

Copyright © 1996 THE KODANSHA LTD. —

ALL RIGHT RESERVED.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

图字：07—1997—080

## 青春之门·望乡篇

---

作 者：〔日〕五木宽之

译 者：马力 译 审：李豹

责任编辑：张四季

责任校对：文 欢

装帧设计：魏国强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二道新艺印刷照排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32开

字 数：252千字

印 张：12.25

版 次：1999年1月第1版

印 次：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6000册

---

书 号：ISBN 7—5387—1322—0/I·1280

定 价：（三册）50.80元

## 目 录

织江旧梦	(1)
迷途浪子	(46)
归去来兮	(67)
境组危机	(89)
再温鸳梦	(116)
峰回路转	(149)
噬骨之日	(179)
再别筑丰	(204)
顾影自怜	(221)
意外相逢	(240)
阿薰之歌	(257)
面对淫威	(264)
爱痛伊人	(275)
爱的美餐	(286)
横滨之夜	(306)
我的大学	(318)
桔梗花香	(329)
救救阿薰	(349)
贫富之间	(355)
人生之轮	(364)
长夜漫漫	(375)

## 织江旧梦

所谓的后台，只不过是个脏兮兮的、狭小的房间，平时作为店里女服务员的更衣室。在这里用窗帘隔出一个二米左右的空间，给特约歌手和喜剧演员作为休息室使用。

客厅上的打情骂俏声、麦克风声、爆竹声一齐涌入，震得墙壁的胶合板上用别针固定的裸体画不停地颤动，几乎要掉下来。不知是谁插在牛奶瓶里的一束白菊花也不停地摇动着，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

在都市的豪华夜总会的后面，有很多这样的店铺。其中也不乏有装备齐全、有漂亮舞台和后台的店铺，但是能在这种一流店铺演出的只限于那些在中央都很知名的明星们，对那些疲于奔命的无名歌手来说，这种具备各种条件的工作场所是难以企及的。

织江坐在镜子前，呆呆地凝视着自己的脸。这是一张粘着睫毛，画着眼线，涂着鲜艳口红的女人的脸……耳垂上的金色耳环在电灯下寂寞地发着光。

肩和乳房的上半部从水色的薄连衣裙上突现出来，只有这部分才显现着无法隐藏的青春的光泽，泛着白光。但裙子下面的身体却显得很瘦小，令一年前的织江无法想象。

“难道我真的瘦了七公斤吗？”

织江用手摸着腰围想。这也许是几尽严酷的缩食和早晚从没间断地做体操的结果。但当时决定同信介一起从北海道返回东京，作为研究生进入井原组时确实体重在五十公斤以上。

“这个新手怎么这么胖，要是当女佣还差不多。”

初到井原组时，那个男社长说的话令织江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织江身体一阵发热，她咬紧嘴唇，心中暗暗下定了决心。

“那以后过了一年……”

织江凝视着镜中自己的脸，往事走马灯似的浮现于脑海。

被井原组作为内弟子被推荐到作曲家的家里居住的半年，对织江来说并不快乐。

内弟子名字虽然好听，实际上只是生活的助手。所谓近代歌谣研究所，名称虽然很堂皇，实际上只不过是个像私塾一样的地方。也就是作曲家在本职工作之余，给希望成为歌手的年轻人授课的场所。从教室的清扫，到庭院的整理，照顾狗、看小孩、洗衣服、甚至买东西等等，几乎所有的家务都要做，有时还要给称作先生的作曲家按摩肩膀，甚至还要给来这里的客人擦车子等等。

作为她自身的课程，最初还让她做发声练习，可现在只是囿于情面，一周让她随着先生的钢琴唱五六首歌谣。

“唱流行歌的歌手不是艺术家，说到底只是个艺人。艺人要是没有融入泪水是绝对不行的。只有历经艰辛，体验到人生酸甜苦辣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歌手。那种认为只要声音好，

有乐感就能唱好歌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

作曲家把这句话像口头禅似的挂在嘴边，经常教诲织江。

“这种烂调……”

织江虽然很反感，但考虑到自己所处的地位，也只有委屈地服从。有时她也想：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再回到札幌。

她从小就喜欢唱歌，还是在小学的时候，NHK的“金嗓子”大会曾在饭冢转播，织江很想去参加，就一个人从四川町跨过山岭徒步走到饭冢。年幼的她不知道参加这个大会需要事先申请并经过预选，结果又沿着夜幕下的山道走了回去。

织江至今还时常想起那个晚上。在连有些大人都害怕的夜色笼罩的山道上，唱着自己会唱的歌拼命跑下山道的那个夜晚。

在札幌的小镇上，井原组的一个男人对她说为什么不唱歌的时候，织江不知道这句话有几分可信性。

“要是真的这么简单，这个世界就太美妙了。”织江当时只是把它当做了一句玩笑话。

对当时的织江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与信介一起生活下去。她在酒吧打工的收入支撑两个人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织江也决不是不满意两个人平和的生活，夜晚的工作也不是觉得太辛苦。本来九州出身的女人就具有在人群中快活工作的适应性。但生性乐观的织江却怎么也做不到讨那些醉客的喜欢。

问题出在信介一方，他好像不满足与织江两个人在札幌的安稳生活，而对壮烈的、充满活力和危险的未来充满了憧憬。这一点即使他不谈织江也看得出来。织江理解，信介终究是个男人，而且还很年轻，他当然不会满足与所爱的女人

默默无闻地生活在北方的小镇。

在两人共同的生活里，织江切肤地感受到了信介的这种焦灼。

“必须想个什么办法。”

织江虽然这样想，但却找不到合适的办法。

正是这个时候井原组的那个男人找到织江劝她唱歌。而且信介这时也好像悄悄地制定了上京的计划。织江想：

“利用这个机会，正好一同进京。”

信介是为再次返回大学进京，自己则是被选为歌手进京。

但织江并没有完全相信井原组那个人的话，对他真正的企图也不清楚，但不管怎样这却成了去东京的一个契机。

她被选为种子歌手的时候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够忍受作为帮工被选送到作曲家的家。

她经常想，这样也无所谓，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看到每天来作曲家宅子里的渴望成为歌手的年轻人的身影，那种沉睡在织江心底的对唱歌执着的热情却渐渐地开始复苏。

“说不定一下子……”

她想，如果努力加上运气，没准自己也能踏入歌手的世界。果真如此，信介在大学、自己在演艺界，两个人就可以互相竞赛着生活下去。

织江真的开始练歌了。所说的练歌，并不是正式地背诵乐典，只是在一天工作之余，作曲家夫妇熟睡的深夜，把自己关在停在大门边的先生的小汽车里，摇紧车窗，大声唱歌而已。



在车中因为有回音，所以觉得比平时唱得好。深夜，望着前挡玻璃对面的街道忘情地歌唱，给人一种聚光灯下站在舞台上的错觉。

在雷雨交加的夜晚，与风雨声相互呼应着大声唱歌时，所有的忧郁、寂寞、孤独都像似用手擦掉车窗上的雾气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白天，作曲家给来听课的年轻人讲的注意事项和授课内容，织江都偷偷地作了笔记，深夜她就把笔记拿到车里反复地阅读、练习，有时甚至唱到天明。

“这部车就是我的演播室。”

织江这样想着，不免发出一声苦笑，这样下去终究会有什么结果呢？

每当这时织江就想起住在另一个地方的信介，这时他在东京的夜空下究竟在做什么？他在想我吗？从今以后两个人还能在一起生活吗？还是像现在这样各走各的路。

对织江来说，只有人们都熟睡后的深夜的车中才是她真正安静的、自由的天地。过着这种紧张的缺少睡眠的生活，织江与在札幌时健康的姑娘相比完全变了样，变成了一个消瘦的神经质的少女。

这时，织江却碰到了个意想不到的转机，那是住在作曲家的家中半年后的一个晚上。

那天晚上，织江像往常一样收拾完房间，在大家都熟睡后，织江打开了停在大门旁边的小汽车的车门，这时已是下半夜一点多了，四周一片死寂，大道上一个人影也没有。

她呆呆地坐在座位上，茫然地回想着一天发生的事。都是些重复的琐事，越想越使人厌烦。

她收回心思，打开乐谱，借着流淌进来的微弱的街灯光看着。

这是一首织江没听过的战前的流行歌曲。是一个著名演艺组特别委托、由作曲家指导的、为一个新女歌手而准备的练习曲。

那名歌手初出茅庐，已经出了几张唱片，现在正在为再出一张唱片而苦恼。

织江在听那名少女歌手唱歌时，不知怎么的总有一种强烈的对抗意识。因而她每次来练习，织江都停下手里的工作，悄悄地来看授课。

织江手里的乐谱是这个新人歌手放到教室的，上面用有色铅笔划着唱法的注意事项。

织江在夜色中的车厢内，慢慢地吸气、调整音调，小声地哼起这首战前的流行歌曲。

“流去吧，流去吧，逝去的地方。”

落魄的歌词并没有使年轻的织江感到惆怅。也许使人感到更加激越的，令人振奋的歌曲更适合她。

于是，这样连续唱了几遍，在织江的心中却产生了不可名状的共鸣。这首咏唱人生落魄的歌词蕴涵着织江尚不知晓的人世的哀愁，使织江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己站在难以想象的另一个世界，踏上了遥远的没有终点的旅途。

织江一会儿就记住了所有的歌词，她叠起乐谱，闭上眼睛，开始反复地吟唱起这首歌曲。

“那个人没这样唱过。”

织江回想着白天听到的新人歌手的歌唱方法想着。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同样的歌曲会有这样的不

同呢？”

虽说是新人，但对方怎么说也是搞专业的，唱法稳定、声音也富有魅力。

织江在心中默默地想着，每当这样想时，她都感到害怕，这种恐惧常常使织江觉得是否自己判断错误了。

“那个人的歌已经没有生命力了，与之相比，我的歌虽然唱的不好却富有生命力……”

这也许只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自负，织江这样想着，她忽然觉得很羞愧。

“但我确实是这样想的，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她在嘴里嘟哝着。

“我的歌中有一种东西，这是一种谁都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或许我真是那种能成为歌手的人呢。”

织江虽没有真正地抓住自己心中的那个“什么”，尽管如此，她的这种想法却日复一日地变得日益真实。

织江按了一下头，睁开了双眼，她透过车窗仰望着夜空，她看到了星星。在东方的夜空中滑过一颗拖着青白尾巴的流星。

“书上曾写过在流星没消失的时候许愿一定会实现。”

织江搜寻着夜空，可是流星却突然不见了。

这时，她突然听到了敲门的声音，织江一惊。

“这么晚了……”

也许是先生起来了，织江想着。这么随随便便地用车，一定会挨骂的。

可是，她回头一看，映入眼帘的却不是作曲家的脸，在微暗的街灯下一个小个子的男人正透过玻璃窗盯着她。

“谁?”

那个男人好像是用手势命令她打开车门，织江疑惑地把手伸向了车门。

那个男人待织江打开车门后，却显得很吃惊。

“怎么，是个女的。”

他用嘶哑的声音说完，疑惑地盯着织江，仿佛要把她看透。

“你究竟是谁?”

织江按下车内灯的开关，打开灯，手抓住另一侧的车门把手，好像随时准备逃走。

这是一位老人，零乱的头发已经变白。在近代歌谣研究所一次都没有见过他。织江最初觉得他可能是个流浪者，但穿着却不像。衬衣、领带、外衣尽管皱皱巴巴，但品位却很高。塌陷的眼窝，突出的颧眉，使这个老人看上去像个猿人，但一张脸却给人一种威严感。

“我，我，嗯，怎么说好呢……”

老人歪着头说。

“那，好吧，如果你根本不认识我，那你一定是来这个家不长时间。总之，我不是个怪人，我这次来是找这家的主人有点事，能转达吗?”

“找先生有事?”

“先生?啊，你是说那个男人啊。最近这个世界尽是先生，真是麻烦。不管是先生、学生谁都行，给我找一个来。告诉他宇崎秋星来了。”

“先生他们已经睡了，大叔，你知道现在是几点了?”

“几点了?”

“到别人家去最好是先预约好再来。这个时间去转达太没有道理了，大叔，你是不是喝醉了！”

“说我醉了？啊，酒是喝了，我是只相信酒的男人。这个世界中值得信赖的只有酒，还有歌，是不是？你说呢？”

织江用手推开散发着酒臭气的老人的脸，她知道这样的醉汉要是对他过于热情，他就会没完没了。这种事在札幌酒吧工作时就已经看得多了。“大叔，不要说那些难听的话了，今晚像个大人样先回去，明天再来见先生，行吗？”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来，嗯？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真没礼貌。”

老人大声一叫，织江觉得很慌张，忙装出笑脸。这么晚了要是嚷起来，惊醒先生会很麻烦的。在深夜的车中练歌，还是尽量不让别人知道的好。

“大叔，不，宇崎先生，”织江温柔地说，“先进车里再说吧，这样站在外面会感冒的。”

“你说让我上这种破车？”

“对不起，总之先说说话，然后再想个最好的办法叫醒先生。”

“好吧，那就这样吧。”

那个叫宇崎的老人重重地点了点头，等织江打开车门坐到司机座席后，“啊嚏”一声打了个很大的喷嚏。

“你看，是不是感冒了。”

“不用你管，先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叫牧织江。”

织江说。

“牧织江，很普通的名字，是真名吗？”

“当然是。”

“你是这家的女佣吗？”

对老头这种不礼貌织江很生气，虽然自己确实很像女佣。可是，被这种来历不明的深夜来客瞧不起，确实觉得不愉快。

“真没礼貌，”织江没好气地说。

“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为学唱歌，从制作所被安置到这个研究所的，就像研究生。”

“研究生？从制作所被安排来的？噢，那可了不起，我看走眼了，也就是说是大明星的坯子了！”

“是的。”

织江对老头略带嘲讽的语调反驳说：

“美空云雀<sup>①</sup>开始不也是少女歌手的坯子吗？”

“什么样的大明星都有做新人的时候，你怎么能这样呢？大叔。”

“失礼了，这是我的不对，我赔罪，对不起。”

“别开玩笑，快回去吧。”

“不，你不要误解我，我是真心道歉的，你也太倔了。可是，在演艺界要想生存下去，这种倔脾气也许是一种优点。那种素质好，天生温柔的人从这个世界销声匿迹的事我见得多了。”

“不温柔才不好呢。”

“啊呀，我们能不能言归于好，嗯？我不都向你道歉了吗？”

那个叫宇崎的老头，一本正经地行了个礼。这种年纪的

---

① 美空云雀：日本歌手。

老头的这一举动让人觉得有点可爱，织江终于笑出了声。

“好了，好了，我原谅你了。大叔，你叫宇崎什么来着？”

“宇崎秋星。”

“秋星，好像有个叫这名字的作家。”

“你是说德川秋星吧，他是出生于金泽的著名文豪，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那个作家的事是听谁说的呢，织江望着夜空想，是信介吗？不对，不是。

不是绪方，也不是札幌酒吧的客人。

“对了，是她。”

织江仰望着浓重的星空，脑海中浮现出一张熟悉的女人的侧脸。

那还是在二丁目工作的时候。阿薰虽是个妓女，却经常有着令人难以捉摸的寂寥的神情，她对织江给予了多方面的照顾。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大概是一个雨天的下午。看见阿薰在专心地读一本书，织江就问是什么书，她告诉织江说是德川秋星的书。

“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呢？”

听信介说，她曾和一个叫石井的大学体育局的讲师一起殉情自杀未遂。再后来，在二丁目的赤线金盆洗手。两个人开始了新的生活。

“石井真是个好人啊！”

织江茫然地隔着玻璃窗凝望着遥远的夜空，那里有无数的星星坠落，肉眼看到的星星毕竟有限，除了这些能看到的、发光的星星之外还存在着成千上万的星星。在浩瀚的星座的

后面还有无以计数的星星。星团在悄悄地沉寂，地球上的人们只能看到那些在夜空中寂寥地眨着眼睛的星星。

“我也是其中之一。”

织江不觉叹了口气，她忘记了坐在旁边的宇崎老人，失意地小声嘟囔着，老人敏锐地听到了她的话。

“什么，你在说什么？小牧。”

“噢，是我自己的事。”

“呵呵呵……”

宇崎老人笑了起来，那笑声就像从牙缝间漏出来的空气。

“让我猜猜你现在在想些什么。”

“行。”

“望着夜空中的星星，你在想自己是不是在这样闪耀的星星下出生的呢，对不对？”

织江回过头来望着老人，笑了。真是个敏锐的老人。他到底是谁呢，织江忍不住想知道对方的底细。

“让我猜猜大叔你现在在想些什么。”

“噢，你知道吗？小姑娘，不要再絮叨了，快去叫先生吧，去吧？”

“嗯！”

“你是不是想从先生那儿讨点酒钱，在哪儿再喝一杯，是不是？”

“后半部分正确。”

老人苦笑着说。

“可是，在这个破车里和一个年轻姑娘两个人望着夜空谈话，我并不觉得不愉快。”

织江感觉到老人的话并不是在说谎。这个人一定也很寂



寞，她想。不知道他和先生是什么关系。但她总觉得这个人心中有很强的孤寂感。要是生活得很好的老人，是决不会在这样的深夜衣着不洁，像野狗一样徘徊的。是家庭不和？还是事业上失败了，或者是精神上的烦恼？

织江忽然变得很温柔，微笑着望着身旁的老人。

“你的脸很好看，姑娘。”

老人说。

“我这一阵子还没遇到过像你这样开朗的人。”

“我很厉害吗？”

织江歪着头说。

“我是在九州的煤矿长大的，只有开朗这一点还可取。只是现在突然开始有点可怜你，所以看着才这样温和。”

“牧织江，是吗？”

“是的。”

“是从哪个制作所来的？”

织江告诉他是中原组，老人微闭着眼轻轻地点了点头，问她在这家干些什么。织江老实地简短地说了一些自己现在的情况。

“是吗，这么说来，与其说是新人歌手的摇篮，倒不如说是变相的帮佣。”

“可能是吧。”

“这种事很多，就我知道的艺能组，就经常到小地方干这种事。现在女佣很难找，好容易找到一个，马上就要求上夜校，还要有自己的自由时间，要有自己的房间，还经常表示不满。”

“那也是很自然的，虽说是女佣，但也不是完全出卖自己